

暴雨

贵州松桃

7月14日晚至15日凌晨,铜仁市松桃县遭遇连续暴雨,引发有水文记载以来的最大洪灾。在松桃县城城区,暴雨致松江河、南门河水位急剧上升,灾情十分严重。据初步统计,洪灾致8.5万人受灾。

新华社发



游泳转移



帮助老人



大街行舟



清理淤泥

·纪实连载

还没长大就老了

(16)

■文/成龙 朱墨

无意中拍到徐悲鸿的画

有一年,TVB搞了一个宴会,那时候他们每年都有宴会。刚好那段时间我正在跟杜琪峰谈合作,他说他当天会去那个宴会,我说我就去那里找你好了。

当时我并不是受邀嘉宾,也不想跟主办方增加麻烦,就没告诉什么人,自己悄悄溜过去,看到杜琪峰在的位置,就半蹲着溜过去找他,那时候还没有移动电话,我就蹲在那个地方跟杜琪峰说话,约好我们晚一点在哪里见面,然后就起身准备离开。

这时候台上的人看到我了,就说,噢?成龙大哥来了,那你不捧捧场吧!我当时还没明白怎么回事,站起来本来是举手想跟大家说出的,结果台上的人就说,好!成龙大哥出50万!我愣了,怎么回事就50万?那个年代50万是蛮多钱的。我就当他们是在开玩笑,跟杜琪峰又说了一声就转身往外走,这时候我就听到上面“一次,两次,三次”,铛,就敲槌了,还说“谢谢成龙大哥”。

我当时就有点尴尬,跟工作人员说,不管什么,回头就送到我办公室去吧。后来我还跟杜琪峰抱怨,你看我就是因为来见你,不见了50万。等我看到他们送来的东西,我才知道我买下的是一幅徐悲鸿的画,一个大幅的马,这就是缘分吧。

今天,很多人来我家看到这幅画,都说很值钱,有人说值个几千万,有人说值好几亿,对我来说,这都已经无所谓了。后来有一些慈善活动,我还想拿出来拍卖,不过都被一个人阻止了,这个人就是房祖名,他说:“老爸,我不要你的钱,以后你留这幅画给我就行了。”

我很喜欢收集各种古董,但是自己又没时间去参加各种拍卖会,就总是找朋友帮忙去参加。有一回就闹了一次乌龙。

忘了当时是个什么拍卖会,我请朋友帮忙去参加。朋友跟我报告的时候,就说上面有个拍品,是千字文的紫檀镶黄杨的桌子,起价50万,我想竟然有这么好的事情?这么好的东西居然只卖50万,就跟他说,直接开到100万!

他开完价之后,竟然没人跟他抢,那件东西就是我的了。我就很得意,还跟身边的人说,看我多厉害,100万就买了一个紫檀的桌子啊!接下来就是安排运货,我特意打电话回香港公司,请他们安排工人帮我好好地放回家里,接电话的是我公司一个女孩,叫Maggie,她说:“不用找人了啊,我已经帮你摆好了,放你窗口了。”我就愣了,什么情况?你一个人把一个桌子摆好了?还摆在我窗口?她说,对啊!

后来我才知道,那是一个很小的小炕桌,女孩子一个手就能拎起来,怪不得我出100万都没人抢……

我经常因为性子急又爱买东西,犯这种很傻的错误,让人笑话。

现在心态早就跟原来不同了,香港家里的东西太多了,几个货仓摆在那儿,觉得都成了负担。现在我把自己的博物馆设在上海,叫“成龙电影艺术馆”,把我40多年来所有的电影道具全部搬过去。我还要找一个地方盖起“成龙世界”,把我这么多年来所有的收藏全部捐出去。我家那些自己买来的老房子,除了已经捐给新加坡的四栋,其余也都捐出来放在内地。

总之就是原来什么都想买,现在什么都想捐,所有这些东西,房祖名说过他什么都不不要,就只要徐悲鸿的一幅画,既然他要那就留给他。其实十几年前我已经把一半家产捐到我的慈善基金会里面了。

明日关注:大哥“人傻钱多”

·小说连载

知行合一王阳明

(24)

■文/度阴山

知是行的开始,行是知的成果

王阳明在龙场的身份不仅是个驿站站长,还是个教育家,偶尔还客串下政治家。他的朋友越来越多,声名大振,他的命运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洗礼后发生了大逆转。所有人都知道,龙场这块天地已容不下他,他离开龙场的日子已不远了。

王阳明是被人请出去的,而且被请了两次。第一次请他的人是贵州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毛科,他和王阳明是同乡。1508年冬天,他到龙场听王阳明讲学,由于没有深厚的思想根基,毛省长很容易接受新思想。王阳明心学本身是灵动的学说,所以他很快就接受了,于是他邀请王阳明去省城贵阳讲学。王阳明委婉拒绝。他说,我现在只是山野村夫,体弱多病让我变得异常疏懒。我没有用功阅读和研究经典,所以没有资格担任讲师。我现在正准备去看医生,您作为官方代表,给我这样的荣誉,实在让我惭愧。

毛科当然不会明白王阳明这番托词背后的心理活动。在王阳明看来,他的心学是帮助别人完善道德,而非是指导人科举考试。但毛科的用意很明显,他要王阳明到贵阳讲学就是希望王阳明能帮他培养出一批考试高手,这和王阳明的出发点南辕北辙。

毛科在1509年初被调离贵阳,接替他的叫席书,毛科临走前叮嘱席书,王阳明学大才渊,不应该在龙场驿沉沦。席书谨遵前任教诲,上任不久,就跑到龙场驿来听王阳明讲课。课后,他请教王阳明,朱熹和陆九渊二人的思想有什么不同吗?王阳明说,这个话题太深,作为晚辈,他暂时还没有资格来谈。他话题一转,普及了一会儿自己的心学。简易明快的心学马上就让席书为之着迷。不过,席书是朱熹理学的门徒,虽然着迷,但对王阳明心学的“真理性”表示怀疑。

第二天,席书满腹心事地来了。他还是希望王阳明能讲一下朱熹和陆九渊的不同,或者

是,他王阳明和陆九渊的不同。王阳明只好满足了席书的愿望。

王阳明从“知行”的角度来说明他和朱熹、陆九渊的不同。他说,朱熹是通过经书得到天理,然后去实行;陆九渊是通过静坐得到天理,然后去实行。二人虽然在得到天理的方式上不同,可都认为“知行”是有先后次序的。而我却认为,知与行是合一的。知是行的开始,行是知的成果,二者是一回事。席书没有深入质疑“知行合一”的问题,而是质疑另一个问题:“您也提倡静坐,和陆九渊的静坐有什么区别吗?”

王阳明说:“陆九渊静坐是希望从心中得到真理。而我提倡静坐,是因为现在的人心浮气躁,静坐能让他们把心沉静下来,我并没有让人一味静坐去获取真理,那不是正道。”

席书问:“那您从哪里获得真理?”王阳明回答:“真理就在我心中,但必须从事上练,只有去实践了,你才能更深刻地体会这一真理。而且,这两者是不可分的,正如知行合一一样。”

席书这回心悦诚服,马上让人修建贵阳书院,并亲自率领贵阳的秀才们来到龙场,以师礼请王阳明到贵阳。

由此,王阳明离开了他的放逐地和涅槃重生地。

1509年,王阳明在贵阳书院正式讲学。按理,他有了传播自己学说的平台本该高兴。但在来贵阳的路上,他心事重重。

王阳明也面临一个困境:他的心学目标是给考生指明圣贤之路,而考生的目标却是读书做大官。如果他一门心思宣扬和朱熹理学截然不同的心学,那考生的目的就无法实现。想让考生的理想实现,就必须讲朱熹理学。这个困局也是他当初婉言拒绝毛科的根本原因。不过好像事情没有他想得那么复杂,席书用一句话就抚平了他的忧虑:讲你最想讲的。

王阳明在贵阳书院讲的主要内容就是“知行合一”。

明日关注:心学的政治力